



海東續小學坤

嘉言
善行

013
1825
2止



明仁
號 1825
2

海東續小學卷之五

密城朴在馨纂輯

嘉言第五

外篇

嘉言善言也此篇述 昭代先賢所言之

善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

鄭寒岡先生構檜淵草堂約鄉友門徒為月朔
講會之契其約曰八約之人各自敦飭讀書修
行雖知有淺深材有高下而要其志趣必學古
人必正其諛不謀其利必明其道不計其功勿
汲汲於富貴勿戚戚於貧賤庶幾有儒者氣味



海東新學卷五
一
須激昂於子路義勇氣象超然脫灑於利勢不以富貴動心然後可以消人欲而進天理周子曰銖視軒冕泥視富貴學者須知此意方不碌碌矣各從現今地頭毋勞追悔於既往莫恨資稟之不及惟當刻心自勵百倍其功脫落舊習變化氣質則今人何患不及古人乎高可為聖賢下不失為吉人善士惟吾用力如何耳

○退溪先生伊山院規曰諸生讀書以四書五經為本原小學家禮為門戶遵 國家作養之方守聖賢親切之訓知萬善具本於我信古道

可行於今皆務為躬行心得明體適用之學其諸文集文章科舉之業亦不可不為之勿務博通然當知內外本末輕重緩急之序常自激昂莫令墜墮自餘邪誕妖異淫僻之書並不得入院近眼以亂道惑志諸生立志堅固趨向正直業以遠大自期行以道義為歸者為善學其處心卑下取舍眩惑知識未脫於俗陋意望專在於利欲者為非學如有性行乖邪譏笑禮法侮謾聖賢詭經反道醜言辱親敗羣不率者院中共議擯之諸生常宜靜處各齋專精讀書非因

講究疑難不宜浪過他齋虛談度日以致彼我
荒息廢業無故切勿頻數出入凡衣冠作止言
行之間各務切德相規以善伊川先生四勿箴
晦菴先生白鹿洞規十訓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揭諸壁上以相規警

○鄭海陽載學於金忠齋辭歸遂以近思錄贈
之曰置此冊於几案間常手閱而心惟於四子
問答論辨如耳聽而目接則雖無明師益友在
我座側自不覺其學益明而德日造矣

○鶴峯先生金文忠公誠一嘗誨門生曰人患

立志不誠何患才不足乎無才不妨為君子儒
有才亦不免小人之歸在所學之為己為人耳
○金慕齋嘗教子弟曰惟謙與恭是君子威德
汝輩固當佩服終身汝嘗見我以傲惰加入言
人過失乎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西厓先生柳文忠公成龍與子袵書曰世雖
危難男子所當為事不可以世亂而自廢昔許
魯齋東西奔竄兵戈擾攘之中到處不廢學業
此雖非尋常人所敢言然立志則不可不如此
也四書為學者府庫若無此根本則他書雖讀

無益須精思熟讀可也

○鄭一壺先生為學以篤實為本嘗曰余質下於人若無十分之功焉得絲毫之效譬學如種礮确之田嘉禾不茂膏腴之地良莠易生若無栽培鋤治之力雖有良田亦何益哉

○徐達城虛谷記曰天地不虛無以囿羣形河海不虛無以納百川山藪不虛無以藏衆疾萬竅至虛也風蕩之鳴萬隙至虛也日月容其光○私淑齋曰玉不琢不成器金不鍊不鑄劍王之用在器而琢之必以沙石金之用在劍而鍊

之必以鑪炭苟惡沙石鑪炭之麤而恥居之玉蘊於璞而已金秘於鑛而已安能成瑚璉鑄龍泉以為奇寶哉

○鄭寒岡先生謂學者曰夫讀書如遊山有登山未半而止者有歷遍而未知其趣者必也知其山水之趣方可謂遊山

○俞元淳常曰至妙之辭久而得味鄙近之辭一見即悅學者看書當熟讀之淡思之期至於得意而後已

○趙玄谷

緯韓嘗直王堂有學士看書未竟曰

拵卷輒忘見之何益公曰人之喫飯不能恆留腹中消化為糞而其精靈之氣自能潤澤身體讀書亦類此見雖輒忘自有長進之效不可以不能記自棄之

見國朝彙語

○柳西厓先生曰夫人之一心敬怠無常自少至老不可一日而無教也一日教廢則義理誠慤之心消而猖狂放恣之意長一消一長因循轉輾以至於久而不復則人理滅而入於禽獸矣教之之道以豫為急戒飭之教喻之使謹而不敢肆持而不敢忘若飢渴飲食之常接乎身

而慣熟於心則智長習成端莊齊一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大抵為學有其本教人有其漸有本故能進有漸故能入能進能入教學之道備矣

○趙龍門嘗誡學者曰人之為學非讀古書取科場而已將以是事君而行其道也必先盡修己之道而其法載於方策勿以涉獵為事必以體行為務且讀書貪多最是學者大病讀一書必盡一書之義然後又讀他書則自然有見得處必反於身而力行之則聖賢可期也學者以

海東雜錄卷五
五
聖賢自期雖未至聖賢之域猶可為善士若以
中人自期則求為下品不可得也

○靜菴先生語學者曰為學切勿先立標準沉
潛聖訓循循不已自有到處時曰可惜存心不
懈毋或放過

○退溪先生嘗謂諸弟子曰儒家意味自別工
文藝非儒也取科第非儒也因歎曰世間許多
英才混汨俗學更有甚人能擺脫此科臼耶

○靜菴先生言於朝曰廢朝時以詞章不時取
入故儒者常佩筆墨以伺其動止如此等入只

欲榮身肥己而已雖得此等人何益於國家哉
士習正則雖有科舉亦無害矣但上之人不以
科舉為重則人人知上意所在樂於為善而
科舉自輕矣

○鄭寒岡先生曰聖人之聖賢人之賢既非高
遠異常如昇天梯空之為實人理當然如男耕
女織職分常事只緣入自不察不能自修知者
既鮮行者尤鮮苟欲為之實能為之如不已焉
終有所到如新生之木毋傷其長則必至參天
新種之椽毋傷其養則必至成熟惟欲為之心

與不已之功為貴故古人必言立志有為伊尹
初無任天下之志則不過為莘野之一耕夫顏
淵初無慕仲尼之志則何由三月仁於陋巷中
乎况吾人皆孟子所謂可以為堯舜之人也須
各自憤勵立志自力不已則安知不於吾黨之
中亦有見賢賢之樂不改之操乎

○晦齋先生曰聖門之教每於容貌形色上以
盡夫天之所以賦我之則而保守其虛靈明德
之本體豈流於人心惟危之地哉

○退溪先生曰凡看書窮理出言制行以至日

間百為最先除去塵塵浮氣象一以莊敬涵養為
本沉潛研索為學

○鄭寒岡先生曰行貴於敦厚志貴於勇往學
貴於醇正當以忠信篤實為主

○張旅軒先生曰虛為萬實之府靜為萬化之
基貞為萬事之幹謙為萬益之柄儉為萬福之
源

○趙月川先生穆曰保身莫如謙易六十四卦
惟謙無凶

○李相國景奭常曰士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

不忠厚則刻忠厚不正直則懦

○趙滄江凍曰人須是安分纔不安分則復失其身

○李忠武公舜臣嘗言丈夫生世用則效死不用則耕於野足矣取美權貴以竊一時之榮吾甚恥之

○曹南冥先生曰丈夫動止重如山嶽壁立萬仞時至而伸方做出許多事業譬之千勺之弩一發能碎萬重堅壁固不為鼯鼠發見師友錄

○鄭守夢晦曰無一念之不實無一言之不實

則表裏一於誠也此乾乾不息底工夫

○姜介菴翼曰學貴自得非自得者易至差失事在勉強非勉強者無以成功

○柳西厓先生曰為學不是別樣奇異事只是日用平平底法措心於坦易明白之地致功於講論思辨之際不驟不懈直作平生事業而勉勉循循則日往月來自然有意味油然而不可止矣今人不知學問路脉先以異象自處不務講索以馮神疲氣塞世累之侵擾又不可終捨則往往舍其初心放誕無狀以誤一生者多矣

○張旅軒先生曰讀書以窮其理力行以進其德無時不用其功無地不懈其念日以積之乃盡其月月以積之乃盡其歲歲以積之必盡吾生然後先賢所謂豁然貫通之境充實光大之域果在此心此身之所可至到而前聖後聖誠不我欺耳

○曹南冥先生常教學者云人遊於通道大市之中金銀珍玩靡所不設終日上下街衢而談其價終非自家裏物只是說他家事耳却不如用吾一匹布取一尾魚來也今之學者高談性

理而無得於己何以異此

又曰學者無多著睡其息索工夫於夜尤專

○周慎齋寄姪懋書曰土脉和沃則生草必茂一家和則生福必盛

右廣立教

張旅軒先生曰入子之於父母其愛戴之心未嘗不一而父母之於男女其愛慈之情未嘗有異焉聖人非不欲於外家先世并致其隆於外黨諸親畢致其厚只以義有所難同勢有所不及耳余見世之人其外宗外黨一以薄道處之

遂以為當然彼不思其母胎中乳下積成劬勞之恩乎然則其於情所可用力所可及容可不為之盡心乎

○擊蒙要說曰喪祭二禮最是入子致誠處也已沒之親不可追養若非喪盡其禮祭盡其誠則終天之痛無事可寓無時可洩也於入子之情當如何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為入子者所當汲念

○趙浚上書自大夫以下至庶人忌日必祭不許騎馬出入接待賓客以成追遠之風

○光海壬戌中殿柳氏諺書上疏曰竊見春秋鄰國有患莫不相救况父母之國危急如彼乎追思壬辰天朝救我之事則感淚自出矣此非如我婦女所當與知情極沓沓敢此書啓且水路往來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文而去則聖節使冬至使皆可往矣而經年不送痛悶罔極二百年至誠事大之意盡為歸虛使臣譯官等厭避何可計乎親續雜記

○徐四佳居正曰守令即古之諸侯於民有父母之道於吏有君臣之分推父母之心愛民則

民悅操威福之柄禦吏則吏畏民不悅則失之
苛吏不畏則失之慢

○梧里李文忠公元翼子義傳之郡公戒之曰

廉則公公則明為政以仁民愛物為心號令平
而賞罰無私則民服人心散則萬事皆非高皇

帝約束令羣臣大小各盡其職昔范文正公以
日之所為不稱其食為戒勉之說記

○洪應吉問曰士生天地間致君澤民分內事
也或有懷寶遜世隱居而不仕者無奈不可乎

徐花潭曰士之出處非一或其道可行而時不

可也則抱道而無門者有之或民雖可以新而

其德未新則揣分而自處者有之或明君在上

可試所學而自放山林從吾所好者有之或其

德未盡新而生民失所不可坐視不得已有為

於世者有之見聊齋集

○村鼎山洲曰今之居京而赴鄉試者甚不可

先儒曰欲事其君而先欺其君可乎孔子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得失莫非命也地可擇也命

不可擇也何甚惑也朱子云科舉非累人入自
累科舉科舉之中豈無當然之道乎觀東溪雜記

○靜菴先生為都憲時有同年進士者不協於室家意欲黜之使人來稟先生正色答曰夫婦人倫之始萬福之源所關至重婦人之性陰暗無知雖有所失為君子者當率以正使之感化共成家道此是厚德如或未盡於表率之道而遽欲去之不近於薄乎

○退溪先生與人書曰似聞公有琴瑟不調之歎不知因何而有此不幸竊觀世有此患者不以其性惡難化者有嫫媿不慧者有其夫狂縱無行者有好惡乖常者其變多端不可勝舉

然以大義言之皆在夫反躬自厚勉善處以不失夫婦之道其所謂性惡難化者若非大段悖逆得罪名教者亦當隨空處之不使遽至於離絕可也蓋古之去婦猶有他適之路去可以易處今之婦人率皆從一而終何可以情義不適之故而待若路人視如讎仇使家道無造端之處萬福絕毓慶之原乎宜反覆深思而有所懲改焉

○退溪先生曰古人嫡庶之分雖嚴而骨肉之分無異

○鄭愚伏先生曰諸文之規警後生也純是惻
怛之心絕無一點挾長矜傲之心後生之受責
於諸丈也純是畏敬之心絕無一點受辱屈狷
忿之氣方是善之又善見愚伏集

○李國弼問嘗謂為長者糞之之禮於父兄宗
族則可非吾父兄何必執廩役之勞後乃息之
雖非吾父兄不可無執敬之禮退溪先生曰自
尊吾親敬吾長而推其餘以及之但其敬之之
禮或隨其人而有差等耳況以西銘同胞之義
言之凡天下高年之人皆吾一家之長也吾安

得不推吾事兄之心而事之乎見言行錄

○擊蒙要說曰婢僕代我之勞當先恩而後威
乃得其心君之於民主之於僕其理一也君不
恤民則民散民散則國亾主不恤僕則僕散僕
散則家敗勢所必至其於婢僕必須軫念飢寒
資給衣食使得其所而有過惡則先須勤勤教
誨使之改革教之不改然後乃施楚撻使其心
知厥主之楚撻出於教誨而非所以憎疾然後
可使改心革面矣

○張旅軒先生曰撫安僕隸之事亦無非道理

所在大槩忠義之性雖曰愚夫同得又豈可一
一望之於僕隸之徒乎為家長者只當不失其
大綱毋察其小過而雖或橫逆者間作亦不可
專責其在下者而顧吾所以御之者無乃失其
道乎以是自省此亦豈非進德之地乎

○慈山公嘗戒子女曰勤於自己之事而懶於
他人之役者人情同然臧獲之輩自以至老逐
日所役者無非他人之事豈安事事致勤汝輩
但當恕之勿多詬怒也聞者以為名言見松窩雜記

○金忠齋與友人書云二十年處約之中營屋

數間產業數畝冬絮夏葛卧外有餘地身邊有
餘褐鉢底有餘食得此三餘高卧一世廣厦千
間玉粒萬鐘綺紈百襲視同腐鼠恢恢乎處此
身而無憾自號三餘居士

○退溪先生與盧寡悔書曰古之君子莫不有
師友之人同志相求同道相益故能學成而德
立朱子於章句集註之成因一時門人知舊舉
疑請質而改亦不為以不立已私而能集衆善
故天下萬世無得而議焉古人真見義理之無
窮故其虛心求益之意亦無窮滉所以期望於

吾子者爲此爾

○盧蘇齋曰君子疾惡如撥湯若於差誤則告令知改不改然後責之至其大故則在所當絕不可不察但不當聲言耳

右廣明倫

世宗大王曰人之性資緩急度量大小難於必同寬裕有容者常得衆心威武嚴察者常犯衆怒得衆心者常保於安全犯衆怒者常及於禍敗此理之常也

宣祖大王曰凡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但當爲我之

所當爲若夫橫逆之自外至者初非所慮吉凶

禍福順受而已

見寶鑑

○金鶴峯先生常謂學者曰吾平生得一語道吾過者是吾師談吾美者是吾賊以此十四字

恆自勸勵也

名先於實非身之幸苟有諸己不患無名善必積而後成有一善自足則是驕其善也惡雖少而可懼有一惡自恕則是長其惡也

涵養克治之功不力而欲一蹴以到者學者之通患也譬如養苗者慇懃培埴至於成實然後

可供梁賦去草朝暮鋤治剪除根柢然後不得
害吾嘉禾忘其田而不耘與助之長而播苗者
其心雖異而為害則一也

嘗慨然歎曰丈夫生世未聞大道生死於醉夢
中者可恥之甚者也

○退陶言行錄曰問天地日月之象一也而四
海八方之國各異其間災變之出各以其國之
事獨現於一方乎抑一國有乖應現天下乎先
生曰災變固宜其國之事應現其國然他國亦
豈不恐懼修省乎比如父母怒一子而譴責他

子豈可以已不受責而安心乎其為戰恐自守
一也

○趙浦洛翼嘗曰今人每言循例此言最害事
國之所謂例者非治世之例乃衰世之例也因
而循之則衰亂何由而振乎人之所謂例者非
為善之例也乃庸陋之例也因而循之則庸陋
何由而改乎見同春集

○曹南宣先生謂金東岡字顯鄭寒岡述曰天
下第一鐵門關是花柳關也汝等能透此關否
因戲言此關鎖鑰金石汝輩平生所操到此想

應銷散無餘矣

○退陶言行錄曰談命之事亦不可謂無其理也但死生禍福豫定於冥冥先知何用且聖賢貴理不貴數惟理可為者盡力為之可也若徒信數而已則禍福之來一切委之數而無為善之心矣奚可也

○柳修巖先生衫題座右曰靜坐終日易操存一刻難

○農巖金文簡公昌協常曰書不可不細讀理不可不熟講處心不可不公平作事不可以固

必應物不可以用智

○鄭墳叟萬陽每詔其孫等曰鄉黨父兄宗族所在汝宜謹之

常曰學者當有泥視軒冕錙視富貴底志始有著脚處不然百事低下無足觀

又曰為學必以聖人為期若讓第一等不肯做欲做第二等事是自棄也

○盧敬菴景任曰人雖慢我我能容而答之則慢者恭人雖薄我我能容而待之則薄者厚人雖怒我我能容忍慎言則人必服

其死生說曰氣息雖存積惡於身人皆賤惡則
大承之不若何生之有氣息雖絕積德於身人
皆尊信則萬世而不泯何死之有

其言人過說曰假令人有過猶當掩而不揚况
無過而構捏詆毀乎此雖人面何異於豺虎蛇
蝎被其構捏者曾不足為損益而渠已自陷於
凶險噫孰得孰失焉

又曰擇好樣語言之嘗恨歲月之不足何必舉
此不祥說話掛諸齒牙間

○金霽山聖鐸立春書門楹曰學當日新行當

日競至於富貴以俟天命

○金冲菴曰名不與謗期而謗隨之利不與爭
期而爭及之富不與怨期而怨逮之是以君子

必慎於求富貴利祿

見冲菴集

○李栗谷先生曰為善而近名亦利心也君子
視之甚於窳窳况為不善而征利乎

○退溪先生曰觀古之士其窮愈甚其志益勵
其節益奇若因一苦拂而遽喪其所守則不可
謂之士矣

○貧窮士之常事亦何介意但當堅忍而順處

自修以待天可也觀言錄
○柳西厓先生曰中庸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入而不自得使吾曾中常存此意思則亦一服清凉散也

○退溪先生曰人有應接最易失於虛妄者惟言語為然故聖人教人以信為言語之則信之與誠一理也故存誠當自不安語始

○程子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世之好議論喜攻發不樂成人之美者嘵嘵不已濕每欲掩耳而不聞見退溪集

○柳翁巖希春曰程伯子有言理勝則事明氣拂則招拂凡言語之溫厚明辨者易感人觸犯激訐者反為累可不戒哉見五峯集

○記言曰恥過莫如戒心守口莫如慎默慎默者寡言寡言則戒專戒專則寡過

○安月牕應世非義之食未嘗一接於口曰不義之財止於補家其醜猶可說也不義之食止於補五臟父母遺體尤不可慢也薦新之前蔬果之屬未嘗入口見秋江冷語

○鄭愚伏先生誠人書曰酒乃殺人之醜毒今

幸因病止酒此是保養精神安享壽考之徵千萬痛絕如麴蘖杯樽等物一切不留家中如破釜甑燒廬舍濟河焚舟底勇浚不然恐或駸駸為嗜慾所牽一到口頭忍不得舊滋味千萬戒之

擊蒙要訣曰君子憂道不當憂貧但家貧無以資生則雖當息救窮之策亦只可免飢寒而已不可存居積豐足之念且不可以世間鄙事留滯于心宵之間古之隱者有織屨而食者漁樵而活者植杖而耘者此等人富貴不能動其

心故能安於此若有計較利害豐約之念則豈不為心術之害須以輕富貴守貧賤為心衣服不可華侈禦寒而已飲食不可甘美救飢而已居處不可安泰不病而已惟是學問之功心術之正威儀之則則日勉勉而不可自足也
右廣敬身

海東續小學卷之五

海東續小學卷之六

密城朴在馨纂輯

善行第六

此篇紀 昭代先賢所行之善行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佔畢齋父江湖公為星州教授先生往省馬與諸子入禮夫子廟見五聖十哲皆塑以土歲月既遠或目盲而指跛或冠倒而笏墜黯黯如入古寺見千歲偶人先生愕然不敢指視以為大聖大賢如有靈其肯依此而受享乎於是答始

作者無稽遂作賦遺諸子俾改以粟主朝廷聞而陳 啓改造位版時先生年二十四

○許文敬公稠治家嚴而有法教子弟皆用小學之禮毫忽細行皆謹為一代士大夫家模楷觀

齋叢話

○姜戴敏公碩德嘗教誡其子希顏希孟曰人之富貴榮達在天非求之可得所自盡者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已有愧於是餘不足觀也及二子登第請開榮親宴公不許曰榮非吾好榮則必有辱二子皆以文學顯清謹自持見名臣錄

○鄭八溪君宗榮教子弟甚嚴導以禮義非講學稟事不敢輒告以私語常誡其子弟曰吾未嘗求自便貽害於人汝輩生長富貴不知飢寒

若不能謹飭而反生驕侈則殃禍必矣須戒之

見聽天堂集

○禹經歷彥謙教子弟以倫理為先平居凡灑掃應對必令子弟為之或疑其妨學業公曰此固其職也苟不知此讀書何為子性傳以文行

見西

○芝峯李文簡公晦光夫人金氏訓子女以嚴

隨事警飭不令惰慢居常雖慈愛有小過必加峻責曰常見夫人知愛而不知教以成其子之惡者多矣吾不取也見芝峯集

○許遜溪每對學者極言近世為學之弊不越乎言貌動作之末而求其心則一出千名要譽之私終不入大公至正之道眷眷以淑人心扶世教為心說記

○金健齋年十六惕然自悟曰吾聞李一齋以道學訓後學吾當往從之祖母愍其遠離謂之曰此地豈無為汝師也曰經師易人師難吾所

以捨近而就遠也既至一齋嘉其立志剛實獎勉特加焉見睡隱錄

○李一齋恆星山人早舉武業年至三十瞿然警飭立謝其黨乃折節讀大學晨夜不輟偶見白鹿洞規恍若有省慨然曰幾失此生於是發憤激勵入道峯山收心危坐必體認心得而後已

○徐花潭家貧兒時父母使採蔬田間每日必遲蔬不盈筐父母恠而問其故對曰採蔬時有鳥飛今日去地一寸明日去地二寸又明日去

地三寸漸次向上而飛觀此鳥竊息其理而不能得是以每致遲滯疏不盈筐也蓋其鳥俗名從從鳥之當春地氣上升隨其氣所至高下而飛焉花潭窮理之功奇哉見國朝彙語

○李正厚基全義人清江濟臣之孫而吏曹參判行進副提學行遇之大人也兩人俱顯于朝而管束無異奴隸常時禁近盃酒一日某宰佩壺來副提學家與之飲正聞之使奴招副提學至則捋髮而入將杖臂某宰欲乞寢踵副學而至闔入告某宰乘輅至門矣正大聲曰吾子違

吾言故杖之某宰獨無父乎某宰大駭不敢入

從外還去先輩之嚴束子弟如此見公和聞見錄

○任貞憲公權嘗語子弟曰吾豈有過人哉但

獨處無自欺對人無諱事而已臣錄

○黃翼成公喜沉湎有度喜怒未嘗一見於面

居家清儉身為首相蕭然一書生所幸侍婢與

小奴戲狎公見之輒笑室外霜桃爛熟隣兒爭

來摘之公緩聲曰勿盡摘吾亦欲嘗之少焉出

視一樹之實已盡矣見曠齋叢語

○尚成安公常時出入不敢當路以避羣跡雖

居浚室旋便必避日月不喜聞人過聞之必先
撥其心求其可恕之道又求其長處聞人之善
必揚譽不已或有偷盜者必反憐之曰迫於飢
寒不得已也還給其贓曰汝若飢寒須來告我
慎勿復然見清江集

○李漢陰謙謹自持未嘗有一毫矜高色嘗應
製於瑞蔥臺居首聲名籍甚無敢爭鋒一日命
文臣廷試同列爭道者曰明日李某又占高第
公聞之稱疾不就識者器之見愚伏集

○趙冶谷克善幼時自為日錄凡日用云為皆

書之以自省有過則輒閉戶自撻嘗誦范文正
公先憂後樂之語曰用心如是豈不誠大丈夫
哉區區以一己得失為先憂後樂者陋矣家間
或有災異則輒為之反己自省貶衣減食曰災
異之作天所以譴告於人者理當恐懼修省豈
以家國而有異乎見明齋集

○洪相彥勇訓子最嚴子遲位至列卿有過則
撻嘗拜大司憲乘輅相公大怒曰輅惟年位并
高者可乘也遂以輅械遲於庭客有投謁者輒
避而不敢入上聞曰大憲宰臣何乃僇罰至

此遂命推考

○朴松堂先生英年二十二登武科以宣傳官入直闕內中夜不寐嘔唏流涕曰馳馬試劍一勇夫事人而不學何以為君子遂沒意棄歸受大學於鄭新堂專意學問以儒術聞見名錄
○李芝峯少好觀書諸子百家無不領畧晚年始悉屏去專精聖學自歎曰一落科臼遂為文字所誤虛度平生思欲洗滌舊習以求向上工夫而日暮途遠難望有成始知進德修業須在早年

○黃錦溪先生俊良牧星州吳德溪為州教官公每公餘輒與吳對案講讀夜以繼日念寢與食疊疊不厭或以因勞生疾為規答曰讀書為學本以治心養氣安有因讀書而致生病之理其或有反是者命也非書之罪也

○韓久菴先生學以思為主字求其訓句求其義錯綜處欲其融會凝晦處欲其破綻窒礙處欲其通透及復研窮不得不措

右實立教

一蠹鄭先生父六乙為咸吉道虞侯死於李施

愛之亂先生入積屍中求遺體歸葬時年十七
服除 上嘉其父功命官其嗣先生以父敗子
榮為不忍辭不受

○尹澤茂長人早孤不識父面於方策中見述
父子之情未嘗不流涕常佩一囊得異味必盛
以獻母嘗遊燕京道見遺金百兩守而待其主
與之其主泣謝

○金克一金海人居清道篤行無比世稱節孝
先生性至孝為母吮疽為父嘗痢前後廬墓六
年有虎乳於墓傍取祭餘飼之如養豕
見羣芳錄

○金德崇鎮川人年七十二遭父憂廬墓哀毀
鄉人以年老止之德崇泣曰父瘞於野子安於
家吾所不忍及終喪見父母平昔之座輒嗚咽
及沒 光廟嘉其誠孝命官其二子立碑於墓
以表之
見平壤誌

○鄭巖烏川人居廬墓下墓在山谷僻處親戚
危之公曰親喪吾所自盡今一坏未乾忍令體
魄無所依乎即不幸而為強盜猛獸所害亦命
也一夕大虎攫璋置之廬門前常曉往昏來如
守護狀又有遊賊十餘人猝至公少不變俯哭

祭奠如儀賊環視良久义手致敬而去

○獨谷成文景公石璘昌寧人文靖公汝完之子也年六十慈氏年近八十病革瞑目不言者數日藥餌無效公焚香祈禱哀呼幾絕俄而慈氏曰是何聲也侍者驚喜曰祈禱也慈氏曰天遣人賜几杖曰有子至誠如此可扶而起病尋愈人皆歎文景公孝誠之篤雜記筆苑

○車軾號頤齋松都人其母在松都患帶下之症積歲藥不效時軾以直講差恭靖王園寢典祀官為其松都不遠將因之歸觀也軾至

園寢別致誠意沐浴蠲潔凡染盛饌品無不躬自監益禮既畢歸臥齋房假寐有宮人傳呼曰殿下將引見軾整衣冠而進有一袞衣王者御殿閣軾拜階下王若曰向者饗祀多不格又不潔予不欲之今爾盡誠意予用嘉之予聞爾家有憂將錫爾良醫軾拜稽而退遽然而覺心異之歸向松都中路見一大雕攫大魚盤于中天又有大雕爭搏墮之軾令馬卒取之即鰻鱺魚此魚即治帶下之第一藥也軾大喜歸以奉諸母自此病即愈至誠感神移忠於孝誠可喜

也野見於于談

○宋圭菴麟壽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皆帖

因淚而腐鬢棲其墓廬其雛皆白人謂孝感

○周慎齋性純孝母夫人病久不梳親自沐膏

接髮緣蝨而去之時年七歲

○李叟菴村家貧少時居果川夜則讀書晝則

負薪入都易米肉以養親素有力所擔薪倍於

他人而口不呼二價買者亦不爭價每日家人

洗鼎而待雖雨雪未嘗不趨夕而還其負薪時

休則必跪

○慶徵君延字大有冬月父病欲食魚膾延鑿

冰置網不得魚泣曰古人叩冰得魚今吾置網

不得誠感不足赤脫立冰哭經夜得烏鯉父欲

食辛甘菜泣於菜田根忽生父病愈見國朝彙語

○趙文孝公翼父僉知公享年八十九自八十

後大便秘結每使奴以指刮出文孝公泣至正

卿年過六十手持後木親隨溷廁見奴不能稱

意輒以第五脂長爪塗油躬自刮出晝夜共宿

僉樞公主奧而坐公持所省冊子近牕而坐不

暫離側以至鋪被解衣不委奴使僉樞公垂首

獨語曰四寸判書愛我待我極盡其情誠感激
蓋篤老之後精神昏瞶不覺公之為己出所啖
樂果厭則裹小紙置褥薦下時出自啖又分與
公公不拭其臍汗而前坐甘啖笑語怡愉如嬰
兒在慈母側及喪公年六十八而哀毀過節冬
月涕泗流滿白鬚連襟成冰見國朝彙語
○溪巖先生金文貞公垓家法素嚴子弟侍坐
祁寒盛暑不敢退僂柳公衫冬月來訪款話至
夜半無侍側者及就寢公呼之四子齊唯而入
蓋侍外屏氣若無人不命之入不敢入也柳公

濼歎服焉

○中廟朝趙靜菴以弼違格非為己任其於諫
諍之際不得俞音則不止且疾惡揚善無所回
避一友人語之曰公雖有龍逢比干之風得無
乖明哲保身之道乎靜菴曰吾以直道事君而
生則生矣不幸而死則死矣禍福吾何畏焉
宣廟之待李退溪禮遇甚隆而退溪造朝甚稀
來亦即歸或問之曰主上之待公無異於昭
烈之待武侯而未嘗久留者何也退溪曰唐虞
之際君臣契合千古罕比猶有都兪吁咈之辭

今者 主上於老臣之言不問可否輒皆從之
吾以是不敢留耳兩先生處身之不同如此而
俱為正人君子云

見國朝彙語

○端宗大王遜于寧越賜死之日人皆哀懼莫
敢收斂有一老吏嚴興道具棺槨衣衾自擇葬
地備諸需而厚葬其族屬以大禍將迫止之吏
曰為善受罪吾所甘心遂成其墓今在莊陵

○許詡文敬公稠之子也 文廟之喪 光廟
以首陽大君告訃于京師詡請曰今梓宮在殯
以主當國大臣未附百姓狐疑公子為國宗臣

去國將何之 光廟不從而心偉其言及受禪
連誅金宗瑞皇甫仁等而詡以前日請停赴京
之語得免召入命坐酒行樂作座皆拊掌喧笑
詡獨愀然不樂亦不食肉已而命梟宗瑞仁等
首于市誅其子孫詡曰此人亦何大罪至於梟
首孥戮乎詡與宗瑞交道未孚其心未可知若
仁也詡平生審知其人萬無謀叛之理 光廟
曰汝不食肉意固在此對曰然朝廷元老同日
盡死詡生且足矣又從忍食肉乎即垂涕泣
光廟怒甚然猶愛其才德不欲致之死李季甸

力譖竟謫外縊之

○朴彭年字仁愛號醉琴軒 光廟受禪與成
三問俞應亨河緯地李埏柳成源謀復上王事
泄被繫 上愛其才密令人語彭年曰汝能歸
我而諱初謀則生矣彭年笑而不答稱 上必
曰進賜 上使擊其口曰汝既稱臣於我今雖
不稱無益也對曰我是 上王臣豈為進賜臣
也曾為忠清監司一年啓目於進賜未嘗稱臣
使人校其啓目果無一臣字 陵誌故不敢
加先生二字
○成三問字謹甫號梅竹軒 光廟受禪公以

禮房承旨抱國爾痛哭 光廟俯伏謙讓舉首
諦視之及被鞠 光廟怒甚令武士灼鐵穿其
脚斷其股而不服徐曰進賜之刑慘矣載車出
門顏色自若顧左右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
問歸見故主於地下耳既死籍其家自乙亥以
後祿俸別置一室書曰某年某月之祿家無所
餘

○俞應亨武人也拿至闕庭 上問曰汝欲何
為答曰清宴日欲以一劍廢足下復舊主不幸
為奸人所發耳應亨何求足下第速殺我 上

怒令武士剝膚而問情不服顧謂三問曰人謂
書生不可同事果然頃者吾欲試劍汝輩固止
之曰非萬全計以致今日之禍終不服而死

○李耕隱孟專星州人 光廟受禪棄官歸家

託以旨贖謝絕人事四十年一家妻孥莫知其
託旨而臨歿始知之以上見

○宋象賢字德久壬辰為東萊府使賊迫城下
力不能支書數字於所把扇使從者傳於其父
曰月暈孤城禦賊無策當此之時父子恩輕君
臣義重城陷整朝衣冠北望再拜坐椅而死其

妾亦死節

○李士龍星州人以良丁隸兵籍崇禎戊寅清
兵西犯皇朝赫索我助自訓局別送精銳士龍
與馮勅至州默然逢點及行州牧親犒以送酒
食士龍不食曰聞以我等助虜攻皇帝國我何
忍食此仍自庭下直上州牧座或偃仰或箕踞
州牧任之不可既至錦州衛松山鋪虜與天將
祖天壽對陣交戰虜愛我兵之技精庇在馬鞍
下以避矢石有發炮而中者則輒有重賞士龍
初放炮不丸虛發虜擬刃於頸士龍不動虜釋

之曰復不敢如是也汝若放而中則有重賞士
龍復如是虜甚怒而猶不殺至於三則虜遂亂
斫而殉之俄而祖將牒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
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兵罷許同行收尸
以歸

○仁廟化家後有宮人韓氏名保香不能忘舊
主有時竊泣同列告于 仁烈王后后召保香
慰籍甚至曰國家興廢無常吾主雖得有今日
安知後日不復如光海之失之乎爾之秉心如
此可阿保吾子命為保母尚宮引言者據之曰

觀汝今日之心可知他日之心韓氏感激流涕
舊人之不自安者皆釋然歸服

○鄭甲孫東萊人嘗為大憲吏曹誤舉人注官
上御恩政殿受叅河演為判書崔公府為叅
判俱入侍公啓曰崔公府不足數河演稍知事
理而用非其人請鞠之 上怡顏兩解之朝畢
出外庭二公流汗翻漿公莞爾徐笑曰各盡厥
職非敢相害也遂呼錄事曰兩公迫熱汝可持
颺之雍容自得不敢有悔懼之色

○光海丁巳吳秋灘允謙為通信使將還封置

餘米於一房關白例贈之物及受公筆蹟者用
白金贖行不啻累千珍玩奇環錯落眩曜並置
之對馬島以一柚子置手中及渡釜山投海中
從事李公景稷見公投袖曰吾性愛劍求一寶
刀而來何顏持此而去乎卽解刀投之海對馬
島以公所置銀貨輸送東萊使傳送使臣處府
使啓聞光海命用於都監之役譯官將往取來
問于李公曰取來之時何以爲辭公曰以我爲
已死譯官又問答曰以使臣直受爲言勿言國
家取用聞者歎服

○藥圃先生鄭貞簡公珎以草莽登第拜校書
正字直宿香室 文定將洪佛命取香於室公
曰此是供郊社之物拒不從 文定大怒命下
吏物議多之覲東儒
師友錄

○金處善宦官燕山昏亂每於宮中自作處容
舞處善謂家人曰今日吾必死入而極諫曰老
奴逮事四朝粗讀史記古今無如君王所爲者
王不勝怒持滿發矢中脅處善曰朝廷大臣誅
殺不憚如老宦何敢愛死但恨君不久爲國王
王趨前斷其脚令起行仰曰君亦斷脚而行乎

又斷其舌親自剖腹出腸而散之至死言不絕口

○申命仁號龜峯已卯禍作館學諸生詣闕者千餘人顧時事慘酷無敢言者公倡言曰諸生日出而會日中而不為疏草士氣之渝薄不圖至此余當其咎遂秉筆草疏將上為門者所拒諸生慷慨發憤排闥闖入號哭闕庭聲聞大內上教曰諸生排闥門突入號哭闕庭此千古所無之事仍命摘發治罪公厲聲曰古者楊震被囚太學生三千餘人守闕號哭則有之殿

下今日之事誠千古所無之事信小人之說何至此極

○成廟八年持平金彥辛論吏曹判書玄錫圭為小人比之盧杞王安石 上盛怒下吏禁府律以欺罔 上命致闕庭責之曰欺罔罪當死爾今猶以錫圭為小人耶爾謂錫圭為盧杞王安石比予於德宗神宗耶對曰德宗用一盧杞神宗用一安石錫圭兼二人陰險奸邪而殿下用之臣以為過也 上即霽怒慰諭之曰殺諫者惟桀紂也予終不用唐太宗聽諫浸不如

初繫爾于獄者以爾固執耳爾得無驚怖耶錫
圭良臣也勿為侵辱與之共濟國事也爾之懷
慨不屈予甚嘉焉命政院饋酒見國朝典謨

○閉居謾錄曰嘗見小說有曰 太祖開國賜
宰臣宴于政府皆以前朝宰相入仕新朝者也
與宴妓中有雪梅者才貌過人而善姪特甚政
丞醉而戲之曰聞汝朝從東家食暮從西家宿
亦為老夫薦枕雪梅對曰以東家食而西家宿
之賤軀得侍事王氏事李氏之政丞則豈不宦
耶政丞面赤低頭坐中噓唏默默或有墮淚者

○金鶴峯先生奉使日本至對馬島島主平義
智請使臣宴山寺使臣已在座義智乘轎入門
至階方下公怒曰對馬島乃我國藩臣使臣奉
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即起出義
智歸咎於擔轎者殺之奉其首來謝自是倭人
敬憚待之加禮望見下馬

○仁祖丁卯姜弘立引虜兵而入以復舊君為
辭蓋疑癸亥反正或失吊伐之義也及至境上
聞金沙溪長生鄭愚伏經世張旅軒顯光皆彙
登朝端驚曰此人必不以非道立朝其意大沮

勸虜解兵身歸本朝丁卯虜兵專為脅和成
便退未必不由於弘立之勸解而賢士之進退
繫國家輕重如此見國朝彙語

○奇虔幸州人為濟州牧濟俗不葬親公備棺
教以斂葬夢見三百餘人拜於庭下曰公恩難
報令公多生賢孫也後子孫盛顯服齋遵及高
峯大升皆以文章德行名於世

○許相琮號尚友堂上疏斥佛上佯怒命殺
之使力士拔劍加之公畧無懼色言語自若
上歎曰真丈夫也命賜酒見東言當法

○李粟谷先生凡於禁令守之甚嚴嘗不食牛
肉曰非惟國法食其力而噉其肉非仁也時朝
家申明其法犯者至於徙邊先生曰國禁如此
尤不可犯自是雖祭祀亦不用芻

○崇禎丙子清大舉來侵上幸南漢被圍四
十餘日城中請成崔鳴吉密啓往清營鄭桐溪
奏曰鳴吉以為稱臣則城圍可解君父可全此
婦寺之忠也曷若守禮義死社稷乎况君臣父
子背城一戰萬一有城完之理我之於天朝有
父子之恩不可背之明日約車駕下城公怒

日寧國以君降虜吾恥之遂晨夜痛哭正其衾
褥而臥拔佩刀自刎刃沒腹中殊不絕遂昇至
鄉里歎曰主辱矣臣死已遲更以何心與凡人
齒食妻子之養乎乃入金猿山谷披草為屋耕
山種林以自給居山中三十七年甲子而沒
言

○宣廟壬辰倭奴入寇 上西狩京城陷金公
千鎰罷官居羅州聞報號痛既而奮曰吾徒哭
何為國有君父播越吾世臣不可鳥竄求活吾
將舉義赴難即強弱不敵有死而已不死無以

報國乃誓衆討賊義士梁山濤等聞風赴集進
兵據江華遣山濤奏行在命賜號倡義使自是
朝命始達於兩湖矣及賊棄城南走朝廷命公
追之賊盤據嶺海將西窺湖南公謂湖南國之
根本晉州為湖南蔽請守晉以捍湖南遂入晉
以死守賊大至軍中以為公士人勸使以兵屬
副將馳出城以自全不聽會久雨土城崩矢盡
力竭城遂陷公怡然曰起事之日斷吾死矣遂
起北向拜與子乾象相抱赴潭水死公嘗勸山
濤出城山濤曰既與同事當與同死卒從公而

死李相國恆福曰壬辰倭變其從容就死不失
所操唯金梁二人而已見穀集

○冲齋先生權忠定公撥子東輔為參奉騎馬
充肥公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汝甫得末官瘠人肥畜如此敢望濟人
乎會公當扈駕斥其馬借騎於人見退

○鄭貞節公甲孫清直嚴峻子弟不敢干以私
嘗為咸吉道伯被召如京道見解榜子俟亦中
焉公罵試官曰老奴敢孤媚我乎吾兒業未精
豈可僥倖欺君耶遂鉤去之竟黜試官見名臣錄

○李石潭先生居星州子道長娶于堤川或勸
自堤赴舉公聞之貽書戒以李君行之言為證
曰科舉發身初程也汝星人而赴堤舉不幾於
失身欺君乎士當守正雖終身禁錮命也其後
道長登第在京公移書戒之曰新進之人有同
處子寧有自銜新進雖吾執友方在要路切勿
往見也及以馬官來省公戒之曰吾家長物只
清白若欲養若翁慎勿以不義物汚我見東
○李忠武公既出身絕意進取不事干謁李文
成公珣為吏判聞公為人且欲叙同宗因人求

見公不肯曰同宗則可相見在銓地則不可見

見澤堂集

○俞雷溪好仁臨沒語其子瓊曰君子要須不欺君吾於事君無所欺若汝得一命當思吾言以為家法愧葛

○李杏園字與趙靜菴志合道契己卯登薦科拜正言思移疾歸湖西靜菴追至漢上責以君臣分義公慨然歎曰鬼域苟同薰蕕同器吾寧溪漁谷耕以至吾身命遂去不顧其冬北門禍作羣哲并命公超然獨免後蒙恩叙強起一謝

屢徵竟不起

見東洲集

○洪景憲公暹新進時斥李芑受刑殿庭流南荒至錦江路有朝京赴試儒咸聚觀之林錦湖亨秀來觀垂涕曰吾聞京城有洪暹者當代佳士也有何罪而至斯此豈君子應舉之時也即回馬不赴試而還覲於于

○仁祖與世子出御魚水堂命李廷陽時白等數人入侍上親執爵飲之顧世子曰汝亦執

一爵公惶感卒飲上因問曰近日臣僚之不誠於國事甚矣對曰願殿下患臣僚之不

誠於國事惟患聖心之不誠於臣僚也

○仁祖丙戌李忠翼公時白賜第塔上舊有一
朵名花名曰金絲洛陽紅世傳來自中華忽有
人率役夫來公問其由乃掖庭人承命欲採移
其花公自往花間并取其根碎之垂涕而言曰
今日國勢莫保朝夕 主上之不來賢而求此
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國之公須以此
意啓達 上待公益厚

○肅宗壬申聞前郡守洪萬恢家有棕櫚木使
掖隸求之蓋以萬恢為國戚故也萬恢下庭伏

曰頂踵國恩髮膚不敢惜况卉木乎但雖名關
戚屬遠為外臣以卉木進有罪不敢也臣亦不
敢復留之即掖去之掖隸白其狀 上稱善命
掖後苑舊棕櫚木送還民間舊主

見寶
鑑

○今上戊午 上候未寧宮人輩聞巫女一介
者以靈巫見稱招致外宮俾令為國家禱病其
供具之備甚多巫曰吾假托憑神欺取人尺布
升米以資衣食恆恐皇天降罰豈可欺瞞大內
多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吾見士大夫之猝致富
貴者未嘗有一人令終寧歿受重罪不敢承命

老宮人掌事者喟然太息曰使朝廷士大夫皆如此巫則豈有橫罹禍網者乎招他巫代之

錄

○朴判書遜兒時約婚未聘而女得凶病兩目失明其伯氏欲求他婚公曰病目天也非其罪也盲妻猶可同居人無信不立不可改也及合昏日實不昏蓋為讎家反間也覲楓巖

○金七峯希參嘗卜一妾金河西曰公內子提挈羣稚子窮困家居公遽有妾媵自享飽暖之樂乎公瞿然遂棄之河西每稱其難

○烈女崔氏參判致雲之女以時父教以詩書夫死為文以祭曰鳳凰于飛和鳴樂只鳳飛不下鳳獨哭只搔首問天天默默只天長地闊恨無極只

○慶徵君延事母至孝我英廟特除尼山碎在官而卒縣人滿葬祭需以遺其妻妻曰何敢累吾夫清德皆不受見勝覽

○鄭文成公麟趾字伯睢河東人贊成芝衍五世孫也幼年喪父侍寡母貧居文才早就容貌如玉也常居外舍讀書至夜艾隔垣家有處子

容貌絕豔，蟬聯茂族也。鎖隙偷眼，見河東鄭公。美年少，讀誦琅琅。心慕之，夜踰墻而來，欲逼之。河東正色拒之，處子欲發聲以彰之。河東知其難拒，因說之曰：「明日當告于母親，以圖百年之歡。今若一不勝情於子，為失身婦於吾心，不悛莫如姑濡忍，兩家成禮。處子喜甚，成約而去。河東翌日告母，遷就他屋，終賣其庄而絕之。」現於野譚

○金慕齋常在高陽村舍，公貌如玉，隣有處女乘月而來，公責曰：「爾以士族之女，夜投於人，得

罪於倫紀，折筮答之，而送之處。女嫁為宰相妻，已卯禍作，慕齋將不免宰相之子，極諫慕齋之賢，蓋其母稱兒時事曰：「慕齋君子人也。」見東言當法

○鄭氏尚州人，縣監繼金之女，適校理權達手。燕山甲子，被殺，鄭氏號泣不絕，聲淚盡，繼血語待婢曰：「我豈不能即死待夫體還葬，便託骨其側耳，吾願未遂，吾其死矣。」乃慟哭而絕。

○鄭寒岡先生處於家內外之法，斬斬夫人嘗遭母喪，公以為雖婦人三年之內，不宜混處，遂居外舍，以至服闋，雖甥妹之親，不令同席而坐。

見儒
先錄

○李白沙之母崔氏家法甚嚴其兄廷秀年以長居同里至老相見尤數然未嘗見侍婢不在側而接也嘗誡諸女曰吾家子女甚繁而年已長足知禮法雖甥姝之間切不可嬉笑相謔自虧典訓坐臥言語皆當有別

○趙隱隱堂遺妻金氏生長綺紈而絕無驕矜習舉止言動合於禮好讀小學內訓等書教子女必以是奉祭祀饗賓客必躬自具饌割肉斷菜必使方正待妾如御姊姝常語諸子曰父之

所近是亦母也汝等何可不敬趙公常曰吾平

居賴婦規益甚多此吾強輔也見內

○趙文孝公之瑞妻鄭氏忠義伯夢周曾孫燕山甲子夏趙公以事見拿與鄭氏設曰吾之此行必不能返奈祖父神主何鄭氏曰當以死自保趙公果見殺籍沒其家鄭氏無所歸其父欲率還其家鄭氏涕泣曰公人托我以祖父神主妾許之以死豈以中負遂抱神主詣其家盡誠奉祭朝夕哭泣以終三年及中廟改玉事聞于朝旌其閭

申文貞公 欽妻李氏清江濟臣之女也勤儉
自守每門會中表娣姒甚盛務以侈麗相高李
氏獨攝弊預坐累無容飾識者敬之公秉銓時
有婿竈求款李氏斥之曰吾少而事嚴君無絲
毫累長而奉君子如嚴君焉何可以利故垢吾
家範子翊聖尚公主李氏益懼威滿恆存謙悒
不為私謁附麗計惟日枲麻織紉而已李相國
馭福論婦人有士行者惟以李氏為稱首云

集

○金忠烈公 應河為慶源判官將行有人來言

有貴家女少而豔吾欲媒君可卜而為妾公曰
吾家素貧貴家女畜之不易置之妻右則名分
亂矣遇之以妾則彼憾矣凡人福有分限豈可
緣妾致富貴乎遂辭之

見忠烈錄

○俞公 彥謙 旅宦京師備嘗艱苦友人勸之妾
期日未及門而返人問其故答曰中道忽自念
吾妻生於鄉村妾則京城之女姿容必賢於妻
服飾必賢於妻巧慧必賢於妻挾賢以事我必
驕吾妻拜之則無分降之則有憾後悔多矣吾
何妾為

通觀言

○靜菴先生年十五嘗受學而還避雨歇市并
家主人之女年可十五六見先生風儀不覺豔
賞露頂流眄雨止先生即還厥後女思想成疾
醫治不可效父母問故女以實言其父物色於
路來訪先生言願一枉顧先生偕往其家女喜
而出見先生諭之曰汝以良家女吾無自成之
事而汝先於男子作病沉綿以貽父母之患可
謂羞恥事也女赧然而入先生遂還女病即瘳

見撫松
小說

○李栗谷先生仲兄稟素汚疎每事招先生而

使喚之服役無怠位至二相執子弟禮甚恭門
生曰既有可使之子弟以三達之尊無乃過恭
乎先生曰父兄命我豈敢他代位之高下非所
論日月如流兄歿之後雖欲躬執得乎見國朝
彙語
○成處士聘壽字着安成靜齋聘年字耳安皆
仁齋熹之子而文肅公石瑑之曾孫也俱以文
雅著名兄弟姊妹十餘人父母亾三年之喪畢
會兄弟分財着安見物之美色者則曰與某奴
之有實者則給某其破碎罷劣者則此父母之
意也我其為之妹李庭堅之妻無家又欲以本

宅與之諸弟固諫曰父母家舍傳之長子省安
曰均是父母之子我不可獨有家也卽出所有
綿布爲庭堅買家之資一門之內人無間言靚

坡劇

○敬菴許文敬公稱字仲通河陽人守法剛正
人不敢干以私每遇父母忌必服母夫人手縫
幼年所衣碧色小團領流涕以致齊子弟有過
必告祠堂而撻之公兄周以判漢城府事致仕
公每政府合坐雞鳴而必詣之詣必屏驪從于
洞口下車步入判府亦知公必至每夜正衣冠

張燈設坐身倚床以待公之至至必設小酌公
徐問曰今日府中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
某之意理當如此公喜而退曰人樂有賢父兄
此之謂也見青坡劇談

○崔叔咸性至孝母死父欲分土田臧獲叔咸
皆占磽礪老衰者皆推與兄弟鄉人稱之曰庚
黔婁薛包之行千載景仰况於一人而兼之乎

見韻

○近世名卿以友愛見稱惟安相國珙李相國
浚慶爲首安相以敬爲主於其兄瑋事之如父

乘則下馬坐則必趨拜於床下唯諾唯謹李相以愛為主於其兄潤慶友之如親朋坐則接膝臥則聯枕相對言笑爾汝為戲兩家雖不同皆為一時縉紳之欽慕

見松齋雜記

○金公鳳祥二弟曰龜祥鸞祥皆孝友篤至嘗諭于母曰兄弟若離居飢飽寒暖不與之同其何以盡天倫之義况吾兄弟三人赤心相孚其於同居豈有難乎母喜以尺布斗粟之謠加勸戒於是相約為同室共爨之計日用百需莫不相均一家人不敢專一物以自私焉

見退溪集

○曹南冥與弟桓友愛甚篤以為如支體不可解也同居一垣之內出入無異門合食共被怡怡如也捐家藏分與兄弟之貧乏者一毫不自取

見大谷集

○朴正世榮年十九而孤母李氏泣謂曰望汝教釋弟復有朴門也時有二弟世茂年甫十二世翁纔六歲公并教督勵或時豫怠必自撻墓前曰幽明望絕弟學不勤乃兄知罪矣因泣下二弟不敢違教卒能成就皆以文學顯於世

○李月澗填與弟浚當癸巳倭亂在中牟鉅鈕

潭倭兵至坡方病仆地謂曰吾病且死兄可得脫以血先祀公握手泣曰古有爭死者吾何忍獨生遂負弟上白華山行數百步有賊抽刃而前公釋負彎弓奮罵迎賊大叫而走如是者數賊乃退去坡氣厥公搃取浚飲之始醒乃上山頂獲全坡摹其事繪之名曰兄弟急難圖傳於世

觀集

○鄭寬齋太清困齋介清之弟也受業於困齋行諉著聞及困齋沒痛其非命遂服喪羣居則不言不笑獨處則哭泣悲號辟肉十四年臨沒

戒其子曰兄守道含冤而我不能雪我死後殮

不用言服祭不用魚肉一如生時之處

得惠

○鄭承旨誠謹嘗以清節聞在歛歲將以米斛

買舍間諸族人呼飢公曰買宅為子孫計也忍

使諸族飢而死遂分賑之道路濱死者亦多施

之見桐溪集

○清陰金文正公尚憲於柳希奮為姨兄弟癸

亥改玉後希奮被一辟公持布帶將往尸所

成服人有止之公曰雖於生時絕迹其門死後

親戚無可絕之義既不可絕則往哭而服之不

可已者也見遺

○金江湖叔港

一日其子宗直自成均退公問

館中有何事對曰聞兵判安崇善以受人賂達

禁直公愀然曰安公受賂雖鄙情狀未白且君

子也宰相也汝童子何故斥其名乎非敬長之

道也吾不願聞觀集

○先生誡孫安道書曰汝於諸丈前當虛心下

氣參聽衆論之不一浚究而細察之以庶幾從

其長而得其益可也今乃先以粗疎之見偏主

己意只信口騰說高聲大叫以凌駕諸丈之說

假使不違理已是咆哮無禮非學者求益之道

况妄見誤入而如此其可乎其速改之見退陶

○鄭寒岡先生門人侍側私相與語寒岡曰長

者之側不得多言語見寒岡

○李后平初拜許遜溪遜溪手持小竹杖俄捨

之在地后平起動之際以足踐之公曰長者所

持之物亦不可不敬敬長乃知長者家中子弟

后平不覺汗出見遜

○徐居正字剛仲號四佳亭嘗趨朝梅月堂金

時習衣藍縷帶藁索戴弊陽子犯前導仰首呼

剛仲安穩否公笑應之駐軒語一市人皆駭目
相視有朝士受侮者欲治其罪公止之曰狂者
何足與較答罪此人百代之下必累公名觀羣

○君子交遊不可不審知宮禁戚里之人則不
論善惡必遂避之可也尹潔善士也嘗與綾原
尉具息顏友善一日赴綾原家乘醉語及時事
曰乙巳陷辜之人豈無橫冤有一人預聞之漏
其言於尹元衡則不旋踵而將有赤族之禍綾
原懼其及已先告之潔陷死此足為後世之戒

見魏城
雜記

○柳夏亭寬字敬夫嘗誡子孫曰朋友固有通
財之義然慎勿干索可也求而不得則在我不
免有缺望之心在彼亦有愧恨之意交情自此
而疎矣曷若不求之自若乎

○崔應教溥羅州人也宋正字欽靈光人也俱
以玉堂受由下鄉相距十五里一日正字訪應
教家語問應教曰君騎何馬正字曰駟也應教
曰國之所給止於君家自君家至吾居乃私行
也何可乘駟歸朝後應教啓此意罷之正字來

辭於應教則曰君年少輩後當操心可也祖
宗朝士大夫奉法朋友勸勵服義可以想見海
諫野

○鄭愚伏先生少時入科場見一少年善製善
寫把試紙展看之時傍有友挽袖請倩寫而誤
以墨瓶觸于試紙墨汁淋漓于紙少年笑而棄
置之即以其所製發寫于其友人之紙鄭不勝
歎服問其姓名則乃吳百齡每稱其德量見閣
錄

○寒暄堂金先生居京時嘗得一雉乾之將送

于大夫人所為貓兒偷去先生盛怒責守者靜
菴進曰奉親之誠雖切君子辭氣不可太過先
生起前握手曰吾方悔之汝言又如此吾不覺
愧汗汝乃吾師也靜菴時年十七見東言

○李公孫廣陵人常食于家者不下數十人家
諸屢空畧不為意既老與柳相洵安判書璣及
諸老結為九老會每良辰佳節迭相往來為娛
一世以為美事見東言

○劉克良其母故宰相洪暹之婢也以孤登武
科歷官顯榮諸公爭以將才薦母謂公曰我本

每頁讀小學卷六 三十一

某家婢也少時誤碎玉盃恐被罪而逃遇汝父
生汝公聞之大驚卽上京尋主家陳其情欲上
疏削料還爲奴洪相曰汝非我奴也何爲出此
言也公曰母旣言之何敢冒法背主欺君乎洪
相義之爲放役文券給之公謝而去每以主稱
之宰邑閩帥贖遺不絕每見謁之時自里門步
進所獻之物手自持納嘗爲衛將分軍洪相入
直禁中有所言以小紙書數字招之公卽欲起
去兵曹摠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子何輕去公
曰舊主見招不敢遲延一坐驚歎官至副元帥

壬辰之亂從申砧防守臨津見賊兵甚小欲過
江擊之公曰賊之羸誘我也慎勿輕渡砧不聽
而渡公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隨渡于彼岸俄
而賊兵大至砧狼狽而還渡未半而溺公踞輶
床不動麾兵力戰而死見名錄
○驪州金生家有奴莫孫者金追奴海西地按
得反魁數人剪之而還其中一僮奴挾短劍追
之將犯莫孫卽摔其主下馬扼吭躡背顧謂僮
奴曰此我之仇也汝今欲殺是我遂願之日也
請以吾手戕之幸借爾劍僮奴喜之授其劍莫

海東雜錄卷之六 三十四

孫遜反劔斬其奴奉主還家五見旬誌

○李青蓮後白為吏判務崇公道不受請托雖

親舊若頻往候之則澁以為不韙一日有族人

往見語及求官之意後白變色示一冊子曰吾

錄子名將以擬官今子有求求而得之非公道

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其人慚而退後

白每擬一官遍問其人當否若誤除不合之人

則輒終夜不寢曰我誤國事見栗谷日記

○李士亭之菡繩笠草屨嘗訪曹南冥見其所

居之室丹碧崢麗几案華整南冥方危坐看書

士亭曰先生何其汰哉南冥曰士以治心養氣

為主接於目者皆欲其正耳因握手欣然信宿

而別往候盧玉溪禎坐語未終適有自外至者

曰某里某甲貸粟於我今責其息而還士亭怫

然曰長石斗者殖產者也公胡為之即納履而

去

○東岡先生金文貞公字顯字肅夫謫會寧路

中逢趙姓人乃平日異議者也趙曰公如今能

無悔乎公正色曰公論當定於後世吾何悔乎

遂拂袖而起在謫所日金吾郎先聲到府一府

驚撓以為加罪之命必及公公辭氣如常歛衽危坐以待至則所拿乃府判官公亦無幸色

鄭文翼公光弼在己卯年間為首相中廟朝因災異延訪于息政殿左右迭進各進災異之策韓忠曰聖上雖厲精求治鄙夫敢處首相之位災變之作必有所由以治道之成不可望矣及退賓廳右相申用漑作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顏色自若揮手止之曰渠知吾輩之不怒故發此言也若小有忌憚雖勸之必不為也於吾固無所損而年以

敢言之風不可摧折之也用漑服其言而聞者以為有大臣之量

見松窩雜記

吳秋灘以大臣薦除平康縣監在縣五年境內大治時寒岡鄭公為關東伯巡到江陵謂府使曰吾到平康必杖縣監曰何故方伯曰此人自稱儒者簿書不及期會事多遲滯以此欲杖之府使曰公到縣不問是非棒入杖之則可若與之接話則不能杖也方伯曰豈有此哉及到即招入公舉止端雅言辭詳敏隨其所問剖析如流方伯不覺心服引入房內促膝而坐達夜

談理喜曰真金玉君子也及還江陵謂府使曰
公言果然船遊鏡湖到湖心而歎曰恨不與平
康同舟府使曰此何難事以公事招之當即到
方伯從之留數日待公至更設宴湖中盡歡而

散見名
臣錄

爾瞻受業於原川君原川即黃秋浦慎之外
舅也先生自在東床與之相從既而觀其心術
之隱不復與之還往光海初先生為光海所倚
重爾瞻自灣尹還欲歡結於先生諂笑佞色以
示親厚求擬諫長而大小宰皆來問先生終不

答爾瞻聞之怒形於言色子弟輩勸先生一見
以解先生曰素知其人不可測欲往見而心難強
耳爾瞻大怒恨癸丑陰賊豎鄭浹使之誣引
釀成大獄若非光海終始保全則幾不免矣爾
瞻慮先生或復起一邊論啓一邊遣人緩頰曰
君雖負我我不可以負君自上數問我以黃某
實有罪與否君自今與我同事則我當白上解
之如此則不但免譴官爵自如也先生謝曰深
荷故人拯濟之念然身枉死罪中豈敢復有意
於世事而為希冀之言乎冒利求全亦故人之

所賤也爾瞻又送言若遣其子弟則可議紓禍
子弟泣請往見先生不許爾瞻大怒必欲殺之
而光海竟不從申監司翊亮常曰癸丑之獄禍
變倅作死生迫前雖以叔父雅量不無少變常
度而惟秋浦公言笑自若無異平日真鐵石肝

賜云見明谷集

○朴龍巖雲始遇朴松堂於漢江不覺心服奉
陪還鄉遂見金樂真堂就成謂曰松堂當世諸
儒鮮有及者吾輩問難以就弟子之列樂真不
肯龍巖曰少年高舉之病正坐此耳須脫去是

病做得新功樂真曰子言誠然乃會于月波亭

講道樂真謂龍巖曰若非吾子余幾虛死矣遂

共師事之專心性理之學

見名臣錄

○曹南冥先生八俗離山訪成東洲悌元期以
明年八月十五日會加仰山海印寺及期大雨
連日南冥冒雨而行及至寺門東洲已到方脫

蓑衣

見德川師友錄

○靜菴先生一日執李漢叟手流涕曰自終南
守死後未聞過失為恨李公曰公別無病痛恐
器量不寬弘也先生曰正中我病蓋終南守善

箴儆輩過失者也

見恥齋日錄

○鄭藥圃先生學於南冥南冥嘗贈以一牛藥

圃未知其意南冥笑曰君辭氣太敏不如遲鈍

而致遠吾所以贈牛也

見東言當法

○黃朽淺與人交必忠必信有不善必言有不

改者自反曰言不信吾過也必以誠意自勉

言

○金河西柳着巖同門友也金公旅遊在泮梁

時疾人莫敢視幾至死境柳公時為學諭聞之

亟輿疾所寓躬調湯藥日夜看護金公賴而起

乙巳士禍起柳公竄濟州禍將不測有一子無

與婚者金公以其女歸于柳公之子人皆兩賢

之見五峯集

○晚全先生洪文莊公可臣當己丑獄李公澄

兄弟死公為之棺斂而哭之或戒以禍及公曰

禍福命也斯人者一門皆死吾不忍以禍故相

負也

見晚全集

○壬辰倭寇至巡邊使李鑑往見于嶺南尹文

烈公遲友人某為其從事公往禦鑑為言其人

有偏母無他兄弟其母日夜號哭願公垂憐鑑

曰國家存亡將沒於此行幕佐不可不極選亦
無踰於公辟公自從公將行拜辭於母其弟過
握手泣曰兄何只恤友人而不自恤置我父母
於相念之地公曰彼無兄弟情勢可矜而吾家
汝存焉且當國家危急之日何暇顧私耶鎰至
尚州賊迫鎰逃去謂公曰徒死無益願從我公
曰只有一死以報我 殿下遂死於幕中

集

野見請

○金鶴峯先生授修撰親下鄉到用安驛見
有村閭賤人坐於田畝或指之曰是孝子也公

既請見之許坐堂上待以賓禮或怪其太過公
曰不善之人貴為鄉相固無觀如有善行豈可
以微賤而慢易之乎

○黃翼成公為首相金忠翼公宗瑞判兵戶部
每有一事錯失黃公窘折訶責或答奴或因吏
同列皆以為過金公亦甚困孟文貞公惠誠問
曰金宗瑞一代名卿公何摺撫之甚黃公曰此
乃王成宗瑞也宗瑞性亢氣銳作事果敢他日
居吾等之位不自慎重則僨事必矣摧折警勵
俾其飭志持重庶不臨事輕發吾之志也非敢

相阨也孟公乃服黃公乞退舉金公自代見性錄

錄

○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李文忠公元翼拜領

相命卜左右相朝議以韓文翼公後謙雖王后

父素有公輔望當卜李公不從曰革新之初先

舉戚畹為相是啓偏私之漸也韓公聞之喜曰

完平愛人以德見格里集

○金江湖初赴高靈閱軍須縮三千餘斛公曰

若聞于朝前官當陷賊罪吾何忍為吾若大滿

間不殿雖不橫斂於民何有於數千即解由遣

之自是縮節衙廩裁減冗費臧獲皆食蔬糲訖

五年充其數見彙錄

○晦齋先生素清苦丁未間江界安置適值寒

浣衣裳單薄將不能堪張同知世豪使燕京還

中途遇之語人曰斯人雖得罪朝廷罪止流竄

是豈使之凍死也遂脫狐裘賜之公受而不辭

其時誅斬竄逐者皆罪涉 宗廟親戚故舊莫

敢相問猶恐禍及張公乃武官又無昔日之分

而能行古人所難行之事宜先生之受而不辭

以成其美也見國樵雜錄

右實明倫

盧蘇齋先生初見晦齋請問存心之術先生指掌曰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公蘇齋喜曰此念助之異名也一言妙契益用力於收斂之方
○靜菴先生曰嘗聞許相國稠對几案坐夜半偷兒入室公不寢冥然若泥塑人盜去家人覺之恨焉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來戰於心何暇警言正外賊乎先輩克已如此見靜菴集
○鄭一蠹先生曰學而不知心何用學為寒暄堂曰心在何處一蠹曰無乎不在亦無有處見師

友錄

○寒暄堂金先生常肅然冠服終日夜嗒然不語蓋用力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氣像見駢齋集

○宣廟問金東岡字顯曰曹植教爾者何事爾之所做何工對曰臣誠不敢做工若植之所教則以求放心為務又以主敬為求放心之工認

○柳耆巖海南人也乙巳之謫濟州也舟入大洋風濤忽起同行三船皆覆舟中人失聲痛哭公顏色自若俄而風止見東言當法

海東讀小學卷六 四十一

李公約東碧珮人謚平靖公為濟州牧使以清白名將歸渡海風波忽起公曰行中或有島中物耶神必怒之幕裨曰持一甲而來他無一物公命投之水中風不起又以一鞭掛官樓而歸曰此亦島中物不可持去後鞭久朽落邑人畫其形於壁以表公清

李貳相尚毅兒時甚輕率父母憂之公佩小鈴而自戒聞鈴警言者今日減一分明日如之中年以太寬見譏於人渾然天成無一毫之態朝彙語

尹公准嘗投逆旅坐於庭上主人兒持大真珠出來落於庭中傍有白鵝即吞之俄而索珠不得疑公竊取待之朝將告官公不之辨只云彼鵝亦繫吾傍明朝珠從鵝後出主人慚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日言主必剖鵝覓珠故忍辱而待見國朝彙語

宣廟朝仁嬪金氏乃監察漢佑之女元宗大王之母也被遇特隆生四王子五王子女常呼以母氏則嬪踖不自安曰國家不幸坤殿無誕育而吾輩有子女此不過借腹以生而

已吾豈敢為君輩之母也常欲不敢當而亦不敢以爾汝呼子女其謙德如是天豈不畀以無疆之福耶見國朝彙語

○南章簡公二星以詞翰鳴於世而尤長四五丙午秋以吏曹正郎選嶺南御史使未還而重試試期在九月晦衆議皆屬望於公今番壯元仲輝當占公聞之在道還回故徐其行過試後始復命其謙挹之風非長德君子何能為此仲輝公之字也見壽谷集

○李履素齋嘗讀孟子書至人皆可為堯舜遂

有所悟曰動靜語默皆天也一毫之差生理便息嘗刻九容九思於竹簡串以韋帶終身佩服刻敬義二字於環圭懸于笏端聞其鏗鏘惟恐有失見錄

○李廣陵克培平生不喜言人過有斥人之短者輒艱然曰果若有短當取其所長况難的其短乎

○鄭文翼公在謫所有叩棘門云吉報至矣羣奸皆敗老爺承召有多以書信在此公徐曰姑置之鼾睡如初遲明開封人服其偉量見崎翁漫筆

東嶽李文惠公安訥被選於清白吏嘗語人曰吾於莅郡按節豈能無玷而但夫人不善治家使吾衣服飲食居處服用之物不能為他人觀美故見者認吾為清白吾甚愧先輩循實不喜名如此見公私見聞錄

仁祖朝一宰臣卒將斂而體廣棺板無可稱合者時吊客滿堂皆卿宰大臣也棺工言某官某為其親措置大板此必合用諸宰送言請先用而即償板主曰親年已高朝夕不可保不敢聞命有文官方負時望者追到招僮從曰汝以

吾言往請之板主聞其言不出一言即以家僮載送文官大喜曰吾言何可違也潛谷金相國在座見文官自大之狀歸語子弟曰人與勢不敢言私此可自反而全不覺悟欣悻自得以誇其氣勢之能壓人此人沒非吉人也其人後果不良死見因繼錄

趙豐原顯明拜相喪妻諸營門外方致賻甚多已葬司財者乘間請折錢買田公曰問長兒否對曰喪人云好豐原不復答呼酒飲數斗酒酣召諸子厲聲曰豚犬爾欲以賻財買田是利

親之喪且我為相不買田若輩寧憂飢死乃大杖之復痛哭曰我死兒輩無祭我者翌日取諸賻財物分賜窮族貧交

○靜菴先生曰外間有愛馬者有愛花草者有愛養鷄鴨者若馳心於外物必至着泥而終無以入道是所謂玩物喪志也

○曹南冥先生常佩金鈴號曰惺惺子時掖以喚惺金東岡初拜南冥南冥出所佩鈴以贈曰此物在汝衣帶間凡有動作規警誚責甚可敬畏汝其戒慎無得罪於此子也問莫是古人佩

玉意否曰固是抑此意甚切不止於佩玉也東見

○金鶴峯先生以劍分贈子弟曰爾等知所以贈劍之意乎須以此劍斷利義之關以別其取舍也

○着安先生許文正公穆常言苟無以利己為心庶幾免恥也遜溪曰亦末也書曰直哉惟清事直則清自見欲舍其本而趨其末不幾於為名乎着安應之曰唯說記

○柳潮溪宗智與崔守愚友善嘗講求義理公

私天理人欲之辨已丑獄起公被逮守愚與書曰萬事莫非命也但當順守其正吾輩平日讀書政於此時用之云見霽山集

○安遇嘗見寒暄先生于貞陵寺雖夜必正衣

冠直躬危坐見耶齋集

○金鶴峯先生嘗坐于堂上有一門生信步入見先生責之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斯可矣

○張旅軒先生少時豪放嘗有所戀抵黑而訪其門門已閉因道遙門外見其澄潭如鏡秋月

漾彩樹影參差互蔽潭面歎曰人之丹府本靜為物欲滑亂即絕被而還

○孟政丞息誠家甚矮陋兵判以稟事來到值雨處處皆雨衣冠盡濕兵判到家歎曰相公家如是我何以外廊為遂散去

○尚成安公嘗過于野見老翁牧二牛問曰二者孰優翁不對再三問之終不答公濶怪之行數十步翁來密告曰俄問牛優劣而不答者以兩牛服役已久於吾家不忍斥言也其實少者為優公下馬謝曰翁其教我處世之道也平生

不言人是非

○林錦湖亨秀平澤人才兼文武時稱國器乙巳禍賜死禁府郎馳至公出跪聽傳旨請入辭父母而死郎怒而許之使視之則公於庭下再拜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召戒之曰勿學書既去復召語之曰若不學則為無識之人學書而勿應科可也

○崔潤德通川人以貳相兼平安道都節制使判安州牧公務之暇治廳後種瓜手自鋤之有訴訟者問曰相公安在公給曰在某所入而改

服聽淺焉嘗持服單奴南下路由開寧二三守令張幕縱飲言曰彼喪者騎馬去必村民大可懲也摔其奴而問汝主誰曰崔古佛也皆怒曰汝復匿名主奴同惡遂毆之奴曰古佛名潤德今歸昌原田庄皆大驚馳往宿所謝其罪

○李梧里釋褐肄習漢語以書狀官赴京有舌人於使臣與禮部官相接之日變幻辭說有所要求意謂使臣未解華語也公默若不知者還到山海關逢華儒撥討經史問答如流舌人伏地叩頭曰死不足償罪願乞縷命公亦默然不

答見國朝彙語

樂靜趙文孝公錫胤在衿川未釋褐時有事入京翌日有客疾來報于其父大司諫廷虎曰今自露梁津來令胤乘朽船覆沒趙公徐曰吾兒豈乘朽船君其妄見耶客曰吾與之相熟豈不識面答曰且觀今日可知客去而文孝公來蓋初乘一船見其危即移他船客不復審察故也見國朝彙語

卞壺巖成溫受業於金河西恆習九容未嘗須臾離一日路遇驟雨足容猶重人皆譏其不

知處變公曰方雨下時路距人家既遠與其不及避而徒失吾足容不若守吾常不變之為愈也見師友錄

洪恥齋每於幽獨中儼然上服益加衿持內子曰何為致敬如是曰上則天臨有赫下則地載吾身幽則鬼神洋洋明則妻子在傍如何不敬

金慕齋與成文莊公世昌並直湖堂成公衾枕華侈金公布被木枕蕭然如寒士成公愧甚終夜不安寢還家易以樸素乃敢同宿云

○李芝峯位躋上卿衣衾弊綻至見故絮服一
表十五年不改及卒親賓歛素曰不可以綺紋
溷我公遠見景錄

○南相國以雄之孫新娶婦將謁公姑服飾
頗奢公不受其禮使改服以見勿令愛着公世
業素饒而能遵法度嚴束子弟如此開錄

○崔貞武公震性儉約為慶源衣服縑縷如
也節度使金景瑞見其衣弊令軍中新製貂裘
以贖之公不受景瑞慚曰不料崔侯之廉乃如
是也見名臣錄

○韓松齋忠字恕卿嘗攜友上山寺讀小學心
經朱子語類端坐如泥塑人兩膝皆穿自三月
至明年四月寢不解衣蚤虱滿衣猶不知苦親

○李士亭贅于毛山守醮之翌日出而暮還家
人見其新袍公問之則曰過弘濟橋見丐兒凍
病割而分之衣三兒矣見石潭

○柳亮文化人公廉方正雖位極人臣茅屋一
間布衣芒鞋淡如也嘗霖雨如麻公手傘備雨
曰無傘者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之人必有備

公笑之

○元原平斗杓癸亥初為靈光倅嘗麻謁其師
朴潛治知誡朴公所居之室既陋坐下只有一
藁席當夜將寢脫衣直臥於其上時公行中寢
具頗盛已八置一邊而目見長者所為終宵悚
然不敢解衣就寢潛治勸令鋪設曰年少之人
視我必傷云後聞潛治當壬辰亂喪其母葬不
能備禮故平生自賤如是也見南冥記聞
○許文貞公瑛陽川人臨絕勅其子曰雖蒙恩
眷無勳可記慎勿樹碑喪勿豐侈以重吾過

○洪相國瑞鳳之大夫人家甚貧蔬食菜羹每
多空乏一日遣婢買肉而來見肉色似有毒問
婢曰所買之肉有幾許塊耶乃賣者飾得錢使
婢盡買其肉而埋于墻下恐他人之買食生病
也相國曰母氏此心可通神明子孫必昌見東言當
法

○韓松齋輕財好施父昌愈嘗儲穀數百斛公
從容諫曰士君子不空殖貨父曰汝言善矣任
汝處之公聚窮族及鄉里之貧乏者盡散與之
人皆感歎見月集

○金慕齋罷歸麗興田里性精勤詳密不憚鄙
事如監穫麥禾不使一穗遺野一粒遺場舂杵
則碎米細糠並收藏之以賑春常曰天之生物
莫非有用暴殄不祥也乃成立田園闢書齋以
延四方遊學見錄

○孫文貞公舜孝位高而操心愈約每對賓客
設酌只用黑豆苦菜松芽為蔽專惡繁華之事
嘗戒子弟曰吾家起於草萊無傳家舊物惟以
清白傳之亦足矣見名臣錄

右實敬身

紫陽朱夫子攬撫前人嘉言善行編為小學書
天下宗之惟我海東自箕聖以來禮樂文物模
擬中華羣賢輩出至稱小中華而朱夫子不世
出東人格言懿行不得編入於小學書中余以
是之慨亦自攬撫海東前人言行其規模凡例
一遵小學題曰海東續小學客有難之者曰朱
子大賢也朱子則可而子敢焉得無潛守余感
然曰嘗聞退陶李先生曰農夫之說桑麻匠石
之議繩墨各其常事也從而尤農夫曰是潛擬
為神農也尤匠石曰是妄擬為公輸子也夫神

海東續小學卷之六
農公輸誠不易及然舍是又安從學為農工耶
今吾學朱子者也不其近於農而學神農工而
學公輸子乎子何尤焉客唯唯而退遂識以自
贖壬午日南至海東後學朴在馨跋

海東續小學卷之六

